

● 文学评论 ● 创作选集 ● 冉欲达 著

风雨春秋



辽宁大学出版社

——文学评论·创作选集——

风雨春秋

冉欲达 著

责任编辑 蒋秀英
装帧设计 刘桂湘
封面题字 董 文
责任校对 张雪梅
庞 贝

风雨春秋

——文学评论·创作选集——

冉欲达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3

字数: 260千 印数: 1—25,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429·037 定价: 2.50 元

一本说真话的书

刘异云

《风雨春秋》即将问世，这是冉欲达同志的一本文学选集，相信它能在读者中引起共鸣，找到知音，得出公正的评价，起到良好的作用。

收集的文章，先后约三十年，内容广泛，除文艺评论以外，还包括杂文、诗歌、小说节选等，如作者自序中说的“这些文字，当然没有惊人之笔，不朽之作，但是每一篇都记录着我的思维的历程，感情的浪花和坎坷的经历”，我认为这些都是真话。他没有把自己说成一个见解高明，只受过挫折而没有写过错误文章的人。他是一个老实人，说的是老实话，从文字中看得出来，他是把自己的心交给读者的。不论干什么的，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而且有相当大的难度。如果谁做到了这一点。谁就能在人民中间找到知心人，找到朋友。

作者在三十余年的教学和文学生活中，他是在不断探索人生和社会，思考历史发展的轨迹，认识历史的经验教训，不断地了解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希望人们和他一同去追求善美。现在他虽近暮年而其志更壮，愿他实践自己新的追求：“六十白发翁，一腔血犹热，唯望新松长，葱葱荫华国。”（《忆昔》）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风雨春秋》自序

这是我自1954年以来文学评论文章的选集，兼收少量创作。这些文章，当然没有惊人之笔、不朽之作，但是每一篇都记录着我的思维的里程、感情的浪花和坎坷的经历，是我大半生风雨旅途的足迹。

我是五十年代初，来到沈阳一所大学工作的。那时还是一个刚届“而立”的年轻人。当时在这所大学里主持工作的是著名作家、教育家吴伯箫同志。他常常鼓励我写些东西。我就把在1946年随三五九旅从中原突围的一段经历，写成一组小诗，题名《秦岭红花》，寄给《人民文学》，很快就在1954年2月号上发表了，由编者改题《过秦岭》。1954年夏，伯箫同志调到北京，唐景阳同志继任。景阳同志是我在哈尔滨工作时的老上级，三十年代东北作家群中的一员。这两位文学前辈，道德文章，都是我精神上的楷模，在他们言传身教的影响之下，我便常常写些诗文，在省市报刊上发表。到了五七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我因为写了《冷暖之间》、《相忘于江湖》等几篇短文，几乎遭到一场灭顶之灾。幸而由于边江同志（她在十年动乱中横遭迫害，含冤死去。愿她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处女地》编辑陈言同志以及省作协几位老同志的“保护”，才混过关去。但是逃过初一，逃不过十五，到了1959年秋，终于落在“反右倾”的罗网之中。后来，实在找不到可以定案的确凿根据，便来个“故事新编”，旧话重提，重新翻出了六年前的《相忘于江湖》等两篇杂文，于六三年草草定案。刀笔师爷们对这两篇短文，断章取义，篡改原文，深文周纳，罗织人罪，手法之新奇，常人是难以想象的。

省、市文艺界对我受到这样的处理，大不以为然。几家报刊，竟然冒着风险，约我写文章。也许是积习难改吧，我又重新拿起笔来。《读〈为了忘却的纪念〉札记》、《古代诗歌中的杜甫》、《寻诗录》等，就是在这期间写成的。1963年，为参加一个学术年会，我写了一篇长达四万字的学术论文《评爱国诗人张苍水》，不久以后就去乡下参加“四清”去了，先是在开原的东窑大队，后来又在铁岭的蔡家坝大队。在农村，田野的芳香扑鼻而来，生活的气息触手可及。我住在贫下中农的火炕上，常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些小诗。我喜欢这些诗，因为我从来还没有写过这样的诗。我有时一面低声吟诵，一面流着激情的热泪。贫苦农民朴实纯厚的感情，净化了我的灵魂。但是，这本诗集，在“十年动乱”一开始，就被揭发出来了，揭发者在当时极左思潮的毒害下，告发我在“四清”期间写了大量“黑诗、反诗”。我只好把诗集交上去听候“审查”。幸而“审查”诗集的是一个好同志，说是“没看出什么问题”，又交还了我。我赶快把这本诗集连同其它文稿、诗稿、讲稿，统统付之一炬。可惜，那些我最喜欢的诗，竟然一首也没能保存下来，甚至连一行也记不住了。至于那篇纯粹是学术性的论文《评爱国诗人张苍水》，已经流传出去，无法销毁，加上过去发表过的文章，都被重新断章取义地连缀起来，上纲上线，《评爱国诗人张苍水》的罪名更是大得吓人，被认为是“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反攻大陆”，这是明显地要置我于死地了。连评电影《甲午风云》中的一首小诗，明明讽刺的是卖国贼李鸿章，却被认为是“炮打”，联想之奇特，也够惊人了。

“四人帮”被粉碎了。我为了申诉五九年的沉冤，极度兴奋，几昼夜未能成眠，精神恍惚，濒于分裂。在病榻上，我写了《忆生平》组诗，（现经删节成为《忆突围》）自述四十年来的经历，准备作为遗言，留给亲人。幸而由于亲人的护理，朋友的安慰，医疗的及时，使我重新站了起来，没有变成狂人。

病中，陈言同志来到我家，要我重新拿起笔来，给我许多鼓励。于是陆陆续续又写了一些东西。不久，学报编辑钟林斌同志要我把《评爱国诗人张苍水》重新整理发表，以正视听。当时，寻找这篇十年前的铅印稿十分困难，还是老朋友张朝柯同志从旧纸堆中，翻检出来送给我。由于学报篇幅所限，我删去一大部分资料性内容，保留了基本观点和主要梗概发表出来，这篇文章才得以重见天日。

在1955年和1957年，我都写过一些完全错误的文章，我不愿把这些东西说成是“违心之作”，借以表白自己尚有清醒头脑，只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我不是那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超群的英雄，只是一个正统的而且相当虔诚的小人物，不过有时爱发一点当时正在提倡的感想，不久以后就变得不合时宜了。对那些错误的文章，我感到沉重的内疚，但不想请求别人的原谅。我相信朋友们是会理解的，这就够了。那些文章，当然不便再印出来示众，但我都保存着，时常翻一翻，尽管象心绞痛发作一样不好过，我想这也是一付清凉剂，它可以提示我，不要忘记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尤其是在九级台风袭来时的时候。

三十多年来，每一个风雨春秋，都使我学到一些东西，增长一些见识，但流年似水，一事无成，暮年晚景，余热无多，掩卷沉思，怎能不感慨万千，心绪难平！

我愿把这本小书，献给我的前辈，我的师友，我的学生，我的亲人；献给三十多年来关怀过我，帮助过我，与我有过友谊或者打过交道的同志与朋友，死者与生者。

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但我无法忘却已经消逝的岁月。这本小书取名《风雨春秋》也算是一个“为了忘却的记念”吧！

作者

1986年春于大连

目 次

一本说真话的书（刘异云）	1
《风雨春秋》自序	1

第一辑 理论之树常青

1. 理论之树常青	3
2. 建设现代化的文艺理论体系	8
3. 文学描写的断想	14
4. 景物描写的三元素——形、色、声	27
5. 生活·情节·性格	39
6. 评爱国诗人张苍水	46
7. 古代诗歌中的杜甫	64
8. 沦落风尘者的性格画廊 ——元曲人物形象研究之一	70
9. 在世界革命的洪流里 ——纪念玛雅可夫斯基诞辰七十周年	91
10. 评叙事长诗《铁牛传》（第一部）	101
11.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重读《毛主席诗词》	109
12. 一洗万古凡马空 ——读毛主席词《贺新郎》（一九二三年）	116

第二辑 艺文札记

1. 艺文札记	125
---------------	-----

“源流”考	125
“标准”议(对话)	127
2. 读书偶得	129
3. 文苑拾零	131
《北行集》的语言	131
两位杂技演员	131
陈喜的形象	132
4. 寻诗录	134
生活	134
技巧	135
“便觉窗几间，飒飒清风吹”	143
“云破月来花弄影”	136
“豪华落尽见真淳”	139
附：“真淳”质疑及其它(刘仁)	140
5. 文采和风流	143
6. 文章分析漫谈	147
7. 关于戏曲的争鸣	157
“春风可恶”说	
——驳《读戏》	157
春风与秋风	
——也论“风”“气”	158
附：	
读戏(坦克)	160
“风”“气”论(浦今)	161
8. 报告文学的光辉范例	
——读《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63
9. 《白杨礼赞》的意境美	167
10. 自有诗心如火烈	
——读《雪浪花》	172

11. 主题——战斗 作者——人民	
——读《天安门诗抄》	177
12. 释龚自珍的一首诗	180
13. 从《杜鹃的性格》想到的	182
14. 一曲新歌《鸭绿江》	184
15. 常留正气在人间	
——电影《甲午风云》观后	186
16. 可喜的突破	
——历史歌剧《施琅将军》观后	190
17. 诗画漫笔	
——张晨《诗情画意纵横观》书序	192

第三辑 文学·革命·人生

1. 文学·革命·人生	197
2. 大地春秋	202
3. 新春漫笔	205
4. 续《新春漫笔》	208
5. 刺破青天铎未残	210
6. 时代·人生·理想	212
7. 不灭的启明星	
——怀念吴伯箫同志	225
8. 珍惜悲剧后的黎明	
——纪念张志新	227
9. 《为了忘却的记念》札记	229
10. 万里访江南	234
11. 冷暖之间	239
12. 相忘于江湖	241
13. 耳闻三例	243
14. “掌上莲花眼中刺”	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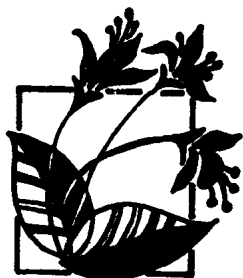
15. 诗人啊，你能沉默吗？	246
----------------------	-----

第四辑 风雨春秋

1. 何处春江无月明	
《《风雨春秋》长篇节选》	249
2. 灯火阑珊处	285
3. 记王震将军	310
4. 过秦岭（组诗）	313
5. 石榴花	
——给孩子们	316
6. 最后一个黎明	320
7. 海之歌	
——北戴河抒情	327
8. 青青大别山	
——怀念孙卉同志	330
9. 在那铺雪的田野上	
——给昌图县鸳鸯公社十六生产队的社员	337
10. 忆突围	338
11. 忆 昔	340
12. 江南行 汉俳一束	341
后 记	343

第一辑

理论之树常青



28

29

30

理论之树常青

——答友人

欲达同志：

您好！

我是一个习作者，但也读了一些文艺理论书籍，却感到没有几本与生活创作紧密结合又有完整体系的文艺理论著作，给人一种“灰色”之感，所以我相信歌德老人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总觉得一个作家只要有生活，真实地去描写生活，不学理论也会写出好作品的。

我还有一种耽心，学了理论，弄不好会被一些条条框框束缚住，使创作走向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这样，不仅无补于提高创作水平，反而捆住了作家的手脚，束缚了作家的头脑。不知这种看法对否？请赐教。我在盼望着。

致

礼

李峰

1982年7月7日

李峰同志：

你好！

我们是不相识的朋友，初次通信，请原谅我的坦率。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你也坦率地指出。

你引用歌德老人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用来证明“作家只要真实地描写生活，不学理论，也能写出好的作品”，而“理论只能束缚作家的头脑”，这个论

点，我认为是片面的，是不对的。

歌德的那句话，我也曾经深信不疑，认为是至理名言，并且也引用过那句话，说明作家必须深入生活。但是，近几年来，经过反复地思考，我觉得歌德的话，只是“名言”而非“至理”，它不是绝对真理，不能把它绝对化。相反，我倒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理论之树也是常青的。这里所说的“一定的意义”，就是植根于生活的土壤，而又能够指导生活的理论，它也是常青的，是有无限生命力的，不仅可以有苍劲的枝干，青翠的叶片，而且也可以开出绚丽的花朵，能够经得起风刀霜剑的考验。

我们且不说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理论，只就与你、我的工作都有密切联系的文艺理论这个具体的学科来说，情况也是这样。

多年来，我国的文艺理论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建国初期，照搬苏联的体系和观点，硬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结合”的结果不过是嵌入一些中国作品的例证。这一套东西确实给人一种“灰色”之感，尤其是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文艺创作的生动的现实比较，它不仅是“灰色”的，而且是苍白的，贫血的，没有生命力的，它患了白血病。人们厌倦这种“理论”是可以理解的。

五七年前后，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文艺理论界一度出现过某些新的气象，不少同志写了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对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典型、写真实、文艺的阶级性等等，作了一些新的探索，表现出可贵的创新精神和理论勇气。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次文艺理论的论争和探索，没有能够继续发展下去，而论争和探索的深度也很有限，并且普遍地忽视了对我国文艺理论历史遗产的研究，大体上还是在苏联和西方近现代文艺理论的圈子里较量。随后，在很长一个时期，文艺理论阵地上是沉寂的，一直到“十年动乱”，“四

人帮”独霸文坛，那就不只是“灰色”，而是“黑色”的“理论”一统天下了，虽然是暂时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在三中全会和四次文代会以后，文艺理论界，才开始呈现欣欣向荣的气象。

由于中国近几十年来，文艺理论发展的道路如此曲折，文艺理论复兴的时间为时尚短，所以文艺理论给人们的印象并不很好，一些作家认为没有这些理论教条的束缚，也许能更有利于文艺创作，于是歌德的名言便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被奉为“至理”，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我相信更多的作家一定已经看到：中国，中华民族，是有着光辉而悠久的先进文艺理论的传统，我们的文艺理论遗产是十分丰富的；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李大钊、恽代英、肖楚女、鲁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等，都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奠定了深厚的根基。三中全会以来，大批优秀文艺创作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一切，都在标志着文艺理论繁荣发展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与生活、创作紧密结合的富有生命力的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的论著正在涌现，有些正在破土欲出，这是在生活大地上长出来的理论之树，可以说这样的理论之树，也是常青的，同生活之树一样。

现在，我们可以这样预言：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将继续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文艺教条主义，它将继续影响或者企图影响四次文代会所确定的理论、批评与创作的方向，实质就是企图改变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它将继续坚持已被实践证明为不适宜的某些口号，用某些已经过时的经典作家的“语录”为武器，来评价当前和今后的理论与创作，并指责这些适应新时代、新生活的理论与创作为“资产阶级”的，从而大肆挞伐。一方面是西方的（有些在西方也已经过时的）文艺

思潮，文艺理论，将被改头换面地引进过来，冒充革命的新事物，实际上也是企图改变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将在这两个方面的挑战中，成长壮大起来。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在长期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必然以压倒的优势确定起来。

——文艺学，（即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将逐渐形成比较稳定、更符合文艺规律的完整体系；与此同时，文艺学本身，将有所分化，将出现许多新的分支。诸如：宏观文艺学（侧重于研究文艺外部规律的）、微观文艺学（侧重于研究文艺内部规律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统计学、文艺经济学、文艺伦理学、比较文艺学、文艺学史、文艺批评学等等。也会出现分体文艺学（诗学、小说学、戏剧学、散文学）等；更会出现许多专题文艺学（结构论、情节论、题材论、天才论、灵感论、风格论、构思论以及文学语言学、宗教文艺学）等等。

——文艺学将继续深入探讨许多迄今没有解决或者新提出的理论问题。

——迄今被认为已有定评的古今中外的若干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将在文艺学的发展过程中，被重新评价。将有许多迄今尚未提出的口号、观点、提法、体系出现，并接受理论的批评和实践的检验。

——将要出版许多新的文艺理论著作。其中最受欢迎的将是那些重点阐述当代人们所密切关心的问题，敢于冲破学院派的氛围和“语录”体的模式，而与现实生活密切结合的作品。

——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文风将在竞争中接受群众的抉择：那些清新、简炼、有艺术性的作品将受到欢迎；而枯燥、冗长、晦涩的文风将受到冷遇。

——将出现一批又一批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新人，他们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狄德罗、别林斯基和鲁迅，他们将成为世界文